

他是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,潇洒不羁,个性十足,苍老的外表藏着年轻有趣的灵魂。他办画展、写小说,他抽烟斗、养名犬……他的名字如雷贯耳——黄永玉。
2023年6月13日,黄永玉先生因病逝世。家人依据他生前的意愿,不举行任何告别、追悼仪式。老先生曾说,如果想他了,那就看看天,看看云……

现代快报+记者 裴诗语 王子扬



情缘

与江苏写满缘分 两个月前还在扬州办画展

在即将迈入百岁之际,黄永玉的百岁版画展在全国巡展。

去年12月,“入木——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”在南京金陵美术馆开展。今年4月,展览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。目前,这个展览正在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举行。

展览展出黄永玉先生不同时期的代表作,灵活天真,趣味横生。

今年4月,黄永玉还专门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录制了一段视频。他说:“我多想想来扬州看热闹,可惜我实在衰老不堪,遗憾至极。人生有太多快乐和遗憾,此其中之一……”当时,他依然没有停下笔墨。

黄永玉与江苏的缘分极深。他说自己到过南京两次,一次肩膀上驮着表妹拜谒中山陵,一次公务路过。

黄永玉一生钟情于《水浒传》,这本诞生于江苏的古典名著曾经给予他大量的创作灵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他曾经设想把水浒人物画成版画,并得到了江苏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大力支持。而这个夙愿在前些年也得以实现。黄永玉来到江苏宜兴,画了一百四十



多把《水浒传》人物的紫砂壶,又加了几十把动植物、人物的紫砂壶作品。

2022年春天,他的78件套、时间跨度自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版画,来到苏州博物馆,引发了观展的浪潮。

今年年初,他创作的《癸卯年》特种邮票在江苏句容白兔镇首发,现场大排长龙,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集邮爱好者。



今年4月,“入木——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”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

缅怀

不留骨灰 “你想我嘛,看看天看看云”

该遗嘱经过本人及黄永玉先生家人确认,为他生前最后一份遗嘱。
根据该遗嘱,黄永玉先生明确:
“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,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任何人和机构,包括我的子女、孙子女及亲朋好友,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我的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。
我离去之后,任何人不得办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,我的家人不得去支持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纪念活动。”

黄永玉先生遗嘱执行人声明截图

死生亦大矣。在面对生死的问题时,黄永玉先生的豁达令人敬佩。

他曾给表叔沈从文题写过墓碑:“一个战士,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”。

89岁那年,黄永玉曾回忆:“我在农场的时候,去火葬场搬骨灰,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,然后倒在水田里面,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。”

所以他公开表示,自己去世以后,不要骨灰,也不要盒,烧完了,倒在稻田里。

他说,如果要打块碑,就刻上“爱,怜悯,感恩。”爱所有

的人;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;感恩,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,多谢朋友的爱。

94岁时,黄永玉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。

在电视节目《朗读者》中,主持人问他:“您以后也会回到故乡吗?”老人说:“我死了以后,我已经写好遗嘱了,我的骨灰不要了,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自由得多。”

有远在上海的朋友劝他,应该把骨灰留下来,留个念想。老人淡淡一笑:“你想我嘛,看看天看看云……”

图片来源于网络截图、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

送别黄永玉: 如果你想我了, 就看看天看看云……

潮玩 百岁人生,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样子

黄永玉,笔名黄杏槟、黄牛、牛夫子。1924年7月9日(农历)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(今常德市鼎城区),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,土家族人。中国国家画院院士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,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黄永玉和他的表叔沈从文,是凤凰古城走出的两位标志性人物。

黄永玉的青少年时代,磨难多于幸运。在动荡的岁月里,12岁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,自谋生路。他在陶瓷厂里打过零工,在中小学做过教员,到剧团当过见习美术队员,还到报社当过编辑,为电影写过剧本……

但生活的磨砺不仅没有击倒黄永玉,反而让他的创作绽放出别样的色彩:

14岁,他开始发表作品。23岁,成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。28岁,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32岁,创作出中国版画经典之作《阿诗玛》。56岁,创作了中国生肖邮票开山之作——庚申年猴票。

不光是绘画,黄永玉在文字上的造诣亦非常精深:

他将见过的山水和人物写下来,于是有了那本著名的散文集《太阳下风景》。他喜欢写诗,用一本叫《一路唱回故乡》的诗集道尽心中的奇思与达观。年过九旬,他还出版了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记录自己经历过的事情。

著作等身的同时,黄永玉



电视节目《朗读者》截图

被讨论最多的,还有他不羁的性格和快意的生活。一百年的人生,他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样子。

他曾用“红辣椒炒青辣椒”比喻自己,因为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够辣,而且是越老越辣!

70岁时,他带着面包和凉水,在佛罗伦萨的烈日下,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。强度让学生们望尘莫及。

80岁时,他特意从德国买了一架马车,驾着马车在公路

上疾驰,路上行人被惊出一身汗,只有他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年近90岁,他大笔一挥,泼墨写下这样一行大字:“世界长大了,我也老了!”气概冲天。

虽然他乐于收藏名车、昂贵的乐器和烟斗,但他说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在意。有钱会买,无钱不想。“每天干活,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。”

“我吹牛皮干什么?我又干吗要谦虚?”老爷子总这么说。